



远阔岳阳楼

■ 邹立辉 (湖北)

洞庭天下水，岳阳天下楼。2024年11月23日，我们一行八人从武汉驱车一百七十余公里，来到了湘北重镇岳阳，一睹岳阳楼的风采。

是日，阳光明媚，天朗气清。虽是初冬，却没有冬季的苍黄肃杀之气。凭栏眺望，但见洞庭远阔，烟波浩渺，冬色里的八百里洞庭，虽不及春日的竞艳、夏日的热烈，秋日的饱壮，却也不失冬日的温宜婉约，静适和煦。揽尽洞庭湖的冬日风情，湖光山色，尽收眼底。

登临岳阳楼，沿着木质的台阶拾级而上，满眼都是《岳阳楼记》里的文字。范仲淹的这篇千古名作，于很多人来说，已是烂熟于心，刻在骨子里了。据说，写《岳阳楼记》之前，范仲淹压根就没去过岳阳楼，仅凭滕子京的一番书信陈词和一幅岳阳楼的摹本，就奋笔疾书，下笔如有神助，一气呵成《岳阳楼记》。这样的功夫，也只有范仲淹有之。想必范仲

淹自己也没想到，他的这篇《岳阳楼记》，不仅成就了八百里洞庭湖畔的一座楼阁，也成就了一座城市，当然，也成就了范文正公自己。

我以为，古人的家国情怀，是远远胜过今人的。古代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思想，已然成了他们的标配。他们著书立说，无不体现着文人骚客们的家国情怀。与宋代以前的历代文人墨客相比，范仲淹的家国情怀似乎更加强烈。由此，他在《岳阳楼记》中毫不掩饰自己的家国情怀和忧国忧民的思想。他所体现的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，是进亦忧退亦忧，然则何时而乐耶？”的忠君爱国思想，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深切的关联，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。紧接着，他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则把古代仁人志士那种先人后己的忧乐思想情操推向极致，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。如此看来，能得范仲淹的妙手，岳

阳楼何其幸也。

行游在岳阳楼景区，用脚步丈量岳阳楼的沧桑历史。在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人群中，我看到了岳阳楼不同朝代不同风格的版本。据史料记载，岳阳楼的雏形最早起源于公元220年前后的三国时代，为东吴大将鲁肃在此修建的“阅军楼”，魏晋南北朝时期称之为“巴陵城楼”。南朝宋元嘉三年即公元426年，大诗人颜延之路经巴陵，作诗名为《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》，诗中有“清氛霁岳阳”之句。至此，“岳阳”之名首次见于诗文。但此时的岳阳，仍是一个波澜不惊的其貌不扬之地。时至北宋庆历五年，即公元1045年春天，时任岳阳知军滕子京重修岳阳楼，并请范仲淹为岳阳楼作记，此后岳阳楼声名鹊起，与武汉的黄鹤楼、南昌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。至此，岳阳楼完成了她的华丽转身。

后来，岳阳楼因兵荒战乱

等原因多次被毁又多次重修，唐宋元明清等历朝历代重修的岳阳楼均不尽相同，版本各异。不同的版本，相同的境遇，使得岳阳楼大放异彩，并把岳阳这座城市推到了世人面前。一座普普通通的小城，因一座楼阁而成名，这就是古代建筑的魅力所在，它为一座城市带来的附加效应，远远超出了一座建筑的范畴。不是别的，而是因为其体内所蕴含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。

有历史文化的积淀，才能寻到事物的本源和根脉。无论是岳阳楼，还是黄鹤楼，甚或是滕王阁，不管其历史长短，总有其源可溯，总是以文化之。它们采天地之正巧，集万物之灵通。两个唐朝人和一个宋代人，他们凭借自己的一支笔力，就激活了一座楼阁乃至一座城市。可见，有历史文化的加持，该是一件多么幸运而美好的事情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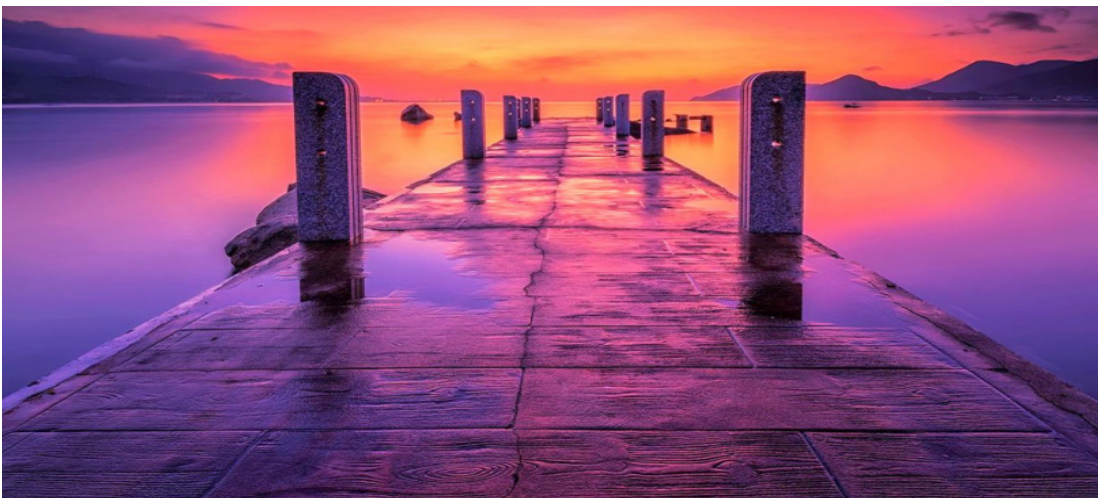
冬季节，“仙草”叶子落光了，枝头只留下它的果实，干瘪，狭长，像扁豆的缩小版，褐色的表面覆盖着一层绒毛，这个时候我们喜欢捋下它，悄悄地粘在小伙伴的头发和衣服上，恶作剧引来一阵骚乱，不用成本却带来快乐。

“仙草”繁殖了一代又一代，每年春季，母亲会找来花盆精心种好一棵棵，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四个家庭各送一盆，叮嘱着要记得浇水，千万别让它枯死了。然而，“仙草”们一旦离开了母亲，离开那双粗糙但灵巧的手，它们的命运往往就变得波折和苦难了，也许是年轻的一代工作忙，无暇顾及，更主要的是我们似乎不再信奉她的那一套——不就是一棵平常不过的植物嘛，哪来那么神奇的魔力。于是乎，我们依然我行我素，时年八节该准备的还是母亲在操心。

母亲心极细，甚至我们称她拥有一个“超强大脑”，全家大大小小的事总能记得一清二楚，特别是子子孙孙近二十号人的出生日期和生肖，她眼都不眨就能说出来了，甚至于每个孙辈出生时的体重，容貌，胎记，都如数家珍。每年我过生日，母亲必定一大早打电话来，叮嘱着要煮两个鸡蛋吃，要洗洗“仙草”水，就能平安吉祥。近几年，我写了一系列关于家乡和童年的回忆文章，还真有不少故事和素材是通过“采访”母亲得来的。这个70岁的老太太的记忆力真不简单。每年正月，母亲都要去烧香祈福，回来后就把平安符和一小枝“仙草”装进利是袋，一份份配齐放好，等我们回去了就儿子女儿媳妇女婿人手一份，且认真地交带放到贴身的荷包或车上，就能一年到头逢凶化吉，平安顺利。

母亲年年种“仙草”，年年包“仙草”，我们年年收起，到了年终却往往没有及时处理，以致挎包夹层里，家中抽屉内，车厢格子中积攒了很多。于我而言，“仙草”干枯甚至“失效”了，但那永远是母亲满满的心意。“仙草”陪伴了母亲一生，如今，她老了，终有一天，她再也不能为子女们准备“仙草”了。我很想有一天，我也要认真地种上一盆“仙草”，在她七十大寿那天，剪上一枝最青翠最漂亮的叶子，装进红彤彤的利是袋里，像往年母亲一样，叮嘱她放进贴身的衣兜里，让神奇的“仙草”保佑我们亲爱的妈妈永远健康长寿。

植物在季节的更迭中，按着自身的规律生长，开花结果，生死枯荣。它有情与无情，是人们赋予它的。你眼里的它，心中的它，是你情感和心里世界的呈现。比如母亲院子里的小小“仙草”。



几度夕阳红
摄影 | 潘有刚 (广西)

母亲的“仙草”

■ 罗琼 (广东)

前一阵子，天气越来越热了。趁周末，我赶紧整理换季衣服，当我把手伸进一件呢子大衣口袋里时，突然触摸到一件东西，手感脆硬带着碎片，是啥呀？我愣了一下，掏出一看，原来是一枝约食指长、带着两三片叶子的草枝，它早已干枯泛黄，破碎脆裂，但闻起来却仍然带着淡淡的植物气味。哦，这是“仙草”，干枯了的“仙草”，我恋恋不舍地把它放进杂物袋里，并把衣兜里的碎叶子清理干净，整个下午，脑子里萦绕的都是关于“仙草”由来。那是年初我有次回娘家，临走时母亲才得知我第二天要出远门，赶紧到院子里那株“仙草”树上剪下来的，因为时间紧，本来是要用红纸包裹或用利是袋装着的，急匆匆地就直接把“仙草”塞在我衣兜里的。我嘴里拒绝着，却又会心一笑地，对她这种做法既是习惯也是一种依赖了，母亲朴素，寡言，却有她自己独特的方式让她的家人们感受到

那享用终生的满满的慈爱和祝福。

我的家乡位于梅州市丰顺县，与揭阳市一河之隔，是典型的潮客交汇之地，“仙草”，是潮汕人的叫法；抹草，则是客家人给它的名字。老家的人们对这种植物无比信奉，甚至赋予它神奇的色彩，特别是在潮汕地区。它常与石榴花一起搭配使用，统称“红花仙草”，是一种瑞草和吉祥物，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，在人们心中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。

“仙草”非同制作凉粉的仙人草，《植物百科》上这样描述它：仙草，学名为菝葜草，又名小槐花、三叶青，是豆科小槐花属，又名山扁豆，黏人麻。直立灌木或亚灌木，高1—2米。树皮灰褐色，分枝多，上部分枝有柔毛。叶为羽状三出复叶，花冠蝶形绿白色而带淡黄晕。荚果条形。生于山坡、草地、林缘和村边，也有人工栽培。夏、秋采集全草，分布

广泛。有清热解毒，祛风利湿的功效，用于感冒发烧，肠胃炎，毒蛇咬伤等。

我的母亲70年代初从潮汕地区嫁过来，据说父母的婚礼很简单，但闹洞房的时候，母亲在众人的起哄下，大大方方地即席唱了一曲潮剧名段，她字正腔圆，有板有眼的表演让所有人乐开怀，纷纷赞扬这个“学佬婆娘”（潮汕话：潮汕女人）好样的，这在村子里乃至周边村寨里带来了小小的轰动，颇长的时候里成为乡亲们茶余饭后的美谈。

母亲带来的潮剧只是她家乡潮汕风俗习惯中的冰山一角，在后来长期的生活中，她的言行举止影响了整个家庭和我们兄弟姐妹们的一生。在母亲的身上，仅仅是“仙草”这种外形不起眼，花朵不鲜艳，果实又不能食用的普通植物，就有许许多多的用途和讲究。我们知道了潮汕地区少男少女到了十五岁举办的“出花园”

成人礼时，要用红花（石榴花）、“仙草”泡水沐浴；知道了寿礼、供品或婚嫁的礼物上面，要附上红花仙草，表示辟邪趋吉；知道了远行之前，要采摘来红花仙草，一路贴身相伴，寓意平安吉祥；也知道了如果遇到晦气事，比如探病、悼念后，在进家门之前，都要用红花仙草浸泡的水洗脸，以求驱除晦气；还有要是身体病重或者小孩夜啼不宁，也可以这样洗脸，让小小的“仙草”仿佛神通广大般充满了神秘色彩。

娘家有个大院子，母亲种了一棵“仙草”，摆放在显眼的位置上，经常的除草浇水，修枝施肥，“仙草”长得很好，枝繁叶茂，绿油油的叶子层层叠叠，在微风细雨中轻轻摇摆，也煞是好看。母亲为人和善，邻里关系很好，经常有叔婆伯娘等来我家讨“仙草”，其实也不叫讨，院子门没锁，虚虚掩着，“仙草”就在那里，小剪刀都备好挂在墙上，哪个有需要的，随便剪去便是了。秋